

掬水月在手

□路来森

水之清,秋水为上;月之明,秋月为佳。水月相映,最成佳趣。

立秋之后,水质变硬,夏天里,水中的所有杂质物,都会自然沉入水底。所以,秋水,就变得非常的清澈,鉴可照人。那种清澈,散发着一股生命的亮度,有着晨花乍放般的清艳和惊喜。秋天的月亮呢,自不用说。天空扫除了夏日的溽热和阴霾,清爽出一片高远和朗澈。月亮,处子般,明净和单纯。那么白、那么亮、那么柔,仿佛人世间的一切纯洁的深情,都被月亮融汇了。

于是,秋夜玩月,就成了一种人生的佳趣。

儿时,居住乡村。距家几步之遥,就是一水湾。彼时年龄尚小,并不知道玩水赏月,但水月相近,每每自可亲人。湾深,秋水清澈出一片碧绿,生一

份莹莹逼人的气韵。水湾的边上,生长着参差不齐的苇草,草自生寒,秋夜里,总会有些阵阵的凉意散溢着。月圆的晚上,月上中天,水湾中,即成“静影沉璧”之景象。人站门前,看着深澈的湾水,看着碧玉般沉在水中的月亮,便常常浮想联翩,想那月亮上的玉兔,想那广寒宫中寂寞的嫦娥。平日里所听到的关于月亮的故事,流水般从头脑中淌过。那种沉思和幻想,又常常让人痴迷,低着头看看水中的月影,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,青天遥遥,觉得,世界竟是一片茫然的大。

看累了,无聊之绪油然而生。于是,随手捡起一块石头,向湾心抛去。噗通一声,水散了,月亮碎了。随着阵阵的波纹,月亮的光,跳跃着散开,逼近脚下,发出碎玉般的清响,化为秋夜里的一丝丝微弱的亮光。再

向湾心望去,便看到湾中的月亮,又颤动着聚集开来,到得湾水宁静,那一块“玉璧”,也就静沉水中了。此时看月,月,便有了一种生命再生的情味。或者,走近水湾,掬一捧水,向脸上泼去。掬水之时,却意外地发现,手心中,竟也有一弯秋月。觉得好玩极了,于是,反反复复地掬水在手,玩个不休,玩个不休……直到沉淀为生命里一份永恒的记忆。

多少年后,读书,读到《春山夜月》:“春山多胜事,赏玩夜忘归。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兴来无远近,欲去惜芳菲。南望鸣钟处,楼台深翠微。”那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”两句,最是得我心许,亦感慨尤深。春花秋月,春山秋水,儿时的那些景象,翩然浮现脑中。让人心生亲近,让人悠然神往。

所以,这些年里,我虽居住城里,每

年的中秋节,却总会回乡下老家,与父母一起过中秋。晚间,节日酒喝过了,月饼吃罢了。就携儿子一起,去村南的白浪河,徜徉散步,赏那水月映天的佳日美景。

白浪河的水,依旧清澈,只是水势有些单薄。潺潺地流着,倒也别有情味。河水映月,自是情景别致。水流动处,潺湲的河面,波光粼粼,是水光,也是月光。那月亮,化作清辉,浮泛而出,生发出一河哗啦啦的白亮。儿子,看那景象,欢呼不断,雀跃不已。引发我儿时的微痛的怀想。行至水静处,亦是“静影沉璧”,一颗大大的月亮,安然水中。我掬水在手,禁不住,大颗大颗的泪水流下。我知道,每一颗泪水中,都有一颗我儿时的月亮。

于是,长叹一声:没想到,“掬水月在手”,竟也使人如此伤老。

徽山湖上

□唐红生

暑期赴滕州访友,齐鲁大地草木葱茏,绿意盎然。一踏进滕国故土——滕州,历久弥新的文化气息徐徐而来,墨子、鲁班、滕文公、毛遂、奚仲、孟尝君等先贤志士在脑中闪现。

朋友在微山湖湿地公园等我,一番寒暄后说,第十六届中国(滕州)微山湖湿地红荷节不久前开幕,此时正是最美时节。

进入大门,两只巨大的卡通螃蟹,高举钳状蟹足,洋溢出湖的韵味。其身后30多米高的红荷塔,像一片盛开的荷花瓣,又像一鼓鼓满风的船帆,等候游人到来。

坐上观光车,放眼湖面,绿荷碧翠万顷,荷红妆浓,争奇斗艳,嫣然如霞,一派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景象。清风拂面,馨香盈鼻,芬芳十里,无怪乎享有“中国荷都”美誉。

来到荷花精品园,站在亭下,亭柱上一幅对联“花流水面飘香远,桥映波心荡影斜”,正描绘出眼前的美景。满池的荷叶挤挤挨挨,亭亭玉立的荷花钻出绿色的包围,红似桃花,白如芷兰。绽放的荷,花蕊吐出丝丝黄线;凋谢的荷,变成圆圆的莲蓬。几只蜻蜓穿梭其间,或俏立荷上,或轻点水面。

桥一道接一道,玻璃桥的无险、彩虹桥的登高、吊桥的摇晃,不同的风格有着别样的风景。漫步九曲栈桥,突然雾气升腾,即刻在水面弥漫开去,如临仙境。周边的荷若隐若现,迷蒙中似有荷花仙子飘然而至。

我观赏过许多地方的荷,却从未见过如此鲜艳的红荷。这荷有种特质,想必融入了红色的记忆,成了微山湖的底色。作家刘知侯早已将这段红色记忆写进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。

来到红荷广场一侧的码头,乘坐游船驶入湖区。水域忽然开阔,清波荡漾,波光粼粼,鸥鹭踟蹰。远处青山连绵,水天一色。正如古人诗云:“西到微山湖,南阳湖组成,是我们北方最大的淡水湖,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。”

几艘货船驶过,我不解地问友人。他说,微山湖由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南阳湖组成,是我们北方最大的淡水湖,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。

我凝望着湖面,翠绿的荷叶间,摇

曳着红荷,像一个个跳动的红色音符;芦苇密密匝匝,迎风摇曳,依稀见到铁道游击队杀敌的身影。耳畔自然响起了电视剧《铁道游击队》主题曲《微山湖》优美旋律:“微山湖喂阳光闪耀,片片白帆好像云儿飘,是谁又在敲响土琵琶……”。

正当我追寻抗战情景时,不知从何处飘来“呱呱……”鸣声,悠远空灵。朋友告诉我,那是麻鸭,下青壳蛋,是微湖特产。如果腌制,蛋黄红红的,像我微山湖人,心一直是红的。一阵会心的笑后他继续说:“过去渔民吃住都在船上,为了保护生态,已经搬到陆上生活。同时,发展“鱼藕同池”、“上林下渔”等生态种养模式,现在的农村既绿了又富了。”

登上盘龙岛,栈道曲折,树木扶疏。小径通幽,乾隆皇帝问诊处——御诊阁,流光溢彩。我们边走边讲古人轶事,突然有人语气坚定地说:“站住,别动,拿路条”。原来是从广播中发出的,已到了电视剧《铁道游击队》外景拍摄基地小李庄,众人哈哈大笑:“真是戒备森严啊”。

土坯墙、茅草屋、抗战标语,以及茶馆、方林嫂故居……一下子把我带进那段峥嵘岁月。影视片《铁道游击队》和那首主题曲,让我们知道了微山湖,知道了津浦线上有一支英勇的铁道游击队。

微山湖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,除了铁道队外,还有微山湖大队、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,他们相互支持协同,铁道线上,微山湖畔,抗日烽火熊熊燃起;芦苇丛中,荷花荡里,“打得鬼子魂飞胆丧”。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主人公刘洪的原型,正是鲁南铁道大队两任大队长洪振海、刘金山,并将两人的姓合在一起而取名。1943年,时任新四军军长陈毅顺利通过敌人铁路封锁线,由铁道队护送到微湖大队的接应地点,并写下了《过微山湖》:“横越江淮七百里,微山湖色慰征途。鲁南峰影嵯峨甚,残月扁舟入画图。”如画山水中饱含了豪迈的革命情怀。

弹琵琶游击队员塑像,在万丈霞光映照下格外俊美。站在像前,心潮澎湃,情不自禁地唱起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: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

女孩

□臧玉华

女孩跟着男人,亦步亦趋地走进酒庄。

酒庄新近开业,来客多半不熟悉。丈夫为我们做了介绍后,就和那两人上了楼。

我坐在一些酒的中间,捧着手机打发时间,偶尔抬头,见女孩正打量我,又见她眼神慌乱,漫散到那一排酒架上。但我认为她不会对酒感兴趣。彼时,酒庄不过四人,女孩如果没有手机消遣,和我说话可能是最佳选择。

我示意她自己端只凳子过来。两人促膝的状态,我用的是家常语调,关心起她的年龄和学业来。中年的狡诈,让我轻易就从她清澈的眼眸里,窥见藏于其中的秘密,关乎家庭的。直觉告诉我,这个女孩安静、孤独、胆怯,而这些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显得不正常。

很意外,女孩即将读高二。见我疑惑,女孩略显尴尬。为了弥补“过失”,我与她比个子,算了一下,如果去掉我鞋子高跟的那一截,两人的差距就微乎其微了。于是,我用近乎夸张的语气说“个子好高,像个高中生”——尽管我常常觉得自己矮。

女孩喜欢动漫,她想未来以此为业,便从高一开始学画,学素描和色彩。她的色彩总是学不好,她说不好的原因,是因为没钱买好的马克笔,而镇上也没有好的马克笔卖。

镇上生活着她和母亲,另有一位叔叔,一起租住着别人的房子。我大致心知肚明。问叔叔还好吧,她说还好,不好是妈妈的服装店,受网店冲击,改做中老年服饰了,那些顾客往死里还价,妈妈常为此生气。她闲的时候会替换妈妈看一会店,也会拿店里衣服卖。说完,她就歪着脑袋,浅浅笑着——这个表情好招牌,来自她喜欢的动漫。

我才注意到女孩身上的衣服,有点滑稽,却很“萝莉”,尤其是那一双白底子彩条子的长筒袜,风格偏动漫卡通。她说少数的时间,她才会穿那些显老气的衣服。

有次我去本地“铜官数谷”参观,接触了一个痴迷动漫的小伙子,知道动漫市场有需求有空间,另有影院热映的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,票房破36亿。种种信息表明,动漫前景很鼓舞人。

和女孩,我说,兴趣最重要,去买好的马克笔吧,去杭州或北京拜师学艺,那里是艺术的最前沿,那里的老师最能把握艺考风向的。



铜官山

秋色胡杨

吕达余 摄

静静地看云

□谭敏利

秋天的云,总是那么纯净轻柔,总是那么安详祥和,就像恬淡静谧的梦境,让疲惫的灵魂可以安歇。

静静地倚窗而立,轻轻抬眼,视线所及,是遗落在林立高楼中的一方晴空。那狭长而高远的蓝天,停驻着几片洁白的秋云。它们像羽毛,似轻纱,如薄絮,静立不动。没有风,这些洁白的精灵就这样静静地与我对视,似乎想读懂我脸上的每一道皱纹,每一点斑痕。是谁的呢喃又轻轻萦绕在耳边?“岁月可以在你脸上刻上印记,但我不想让它划伤你的心。”可是,不管岁月的雕刀落在心上还是眉间,那都是岁月的馈赠啊,我并不为此感到哀伤。

云儿似乎听懂了我的心语,它们脚步轻移,或聚成一朵朵纯净的白莲,或散作一缕缕飘渺的轻烟,缓缓地离开,慢慢地淡去。仿若那些渐远渐淡的记忆,又如那些缘起缘灭的过往。收不回的目光,依然凝望窗外的那一方蔚蓝。旧日抬头看云的时光,忽然穿透最远的尘埃,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

孩童时候,最喜欢躺在简易的木架晒台上看云。傍晚把摊晒的玉米收拾妥贴,我们几姐妹便惬意地躺在空竹席上面,仰望天空,看云彩悠悠地向山外飘去。就算山村的天空再狭窄,也无法限

制我们无边际的想象。于是,那一朵一朵的云彩,便都有了生动有趣的故事。天真烂漫的童心,就这样随着飘飞的云儿欢笑雀跃。

碧玉芳华,我依然喜欢看秋云。不知那时是为赋新诗强说愁,还是因为少女特有的敏感与孤独。每次抬头望着天边的白云,心中总会涌起莫名的感伤。有时,会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。恨不得自己也能化为白云一片,随风潇洒而去。有时,又会怜惜它们的飘零不定,无依无靠。唯愿深蓝的天空,赐予它们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自然而然的,那时就特别喜欢琼瑶的小说《我是一片云》。那个悲剧的结局,让云儿在我的眼里心里,多了一份凄婉哀伤。于是便常常不由自主地哼起那首主题曲:我是一片云,天空是我家,朝迎旭日生,暮送夕阳下……

如今,过尽千帆,走到了人生的秋季,我依然常常沉醉于碧空里的云卷云舒。只不过,心,不再像童年时剧烈地欢跃,也没有了少女时的美丽哀愁。是啊那些哭过笑过闹过的往昔,早已被岁月的沙漏深深地掩埋。此刻,我只想携一颗恬淡的素心,倚在流年的窗角,静静地望着高天上的流云,享受秋季的静美,品味人生的安然。如此,就好!

给自己开一剂笑方

□严巍

东汉时期,南阳有个70多岁的名医沈槐,他终生未娶,因此膝下无儿无女。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沈槐也就日渐忧愁,他不甘心自己的一身好医术,就这样后继无人。如此一来,整日愁眉不展的沈槐身患重病,眼看着就要离开人世。

沈槐的邻居是个好心人,很是同情沈槐的境遇,他知道张仲景是当世名医,就以沈槐的名义请张仲景前来看病。张仲景本来和沈槐就有交往,现在又见他身染沉疴,他二话没说,背起药箱就来到沈槐的住处。经过一番诊断后,张仲景很快就开出了方子:粳米、小豆、麦、大豆、黄黍各一斤,煮熟后搓成团,外用朱砂涂上,一顿吃完。

病中的沈槐接过药方,不觉大笑:“我行医50多年,这样的药方还是第一次见到!”待张仲景走后,他并没有按照张仲景的嘱咐吃下这副药,而是请邻居将方子做成了丸药,挂在床前。以后,每次有人来探望,沈槐第一句话指着药丸大笑:“你看,这就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呢!”

素心如旗

□张凌云

每天的上班路上,会经过一棵长相奇特的广玉兰树。

枝干和树叶全都偏向一边,乍看上去,像一面旗帜,我总担心它会倒,事实证明担心纯属多余,无论刮风下雨,炎夏酷暑,它都立在那里,终年青。

我不知道它为何会长成这番模样,与路边的其他同类显得格格不入,后来知道,在美洲大陆,就有一种与它外形类似的树,称为旗树。原因很简单,旗树生长在河谷地带,这里有着极强的大风,为了生存,旗树的枝叶不得不顺着风向努力往一边生长,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这种奇特的旗树。

美洲太远,我没见过旗树长什么模样,但眼前的这棵树,却给我以深深的启示。

旗树一边光秃,另一边却尽量延展得很长,其中蕴含着某种强大的拉伸力,从表面看,是顺应了风的方向,自然形成了一种惯性,我们来换个思考,假如没有风,又是靠的什么呢?

靠的还是力。不过,是精神力,意志力。

人到中年,对一些事才渐渐看得明白。某种意义上,与其做那些枝繁叶茂、混然众人的绿树,不如做这棵特立独行的旗树。

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精细而复杂。我们被各种物质名利所包围,被太多欲念琐事所缠绕,互联网新媒体在接近彼此距离的同时,又带来更多的海量资讯,每天似乎都有看不完的信息,做不完的事情,我们总担心会遗漏什么,亏欠什么,越来越感到身心疲惫,却忘记

了为什么出发。我们就像一棵树,枝叶一直层层叠叠地往上生长,却不懂得修剪打理,更不愿意选择截枝,结果将自己长得密不透风不堪重负,还会遭受病虫害困扰。

老子说,“万物之始,大道至简,衍化至繁。”世界原本是简单的,是我们将它复杂化了。如果说一棵树的生长终将受到自然法则的矫正,那么作为脆弱的人类个体而言,则远没有那么容易。当一个人面对纷纭变幻的环境,尤其当年龄渐长,渐感一事无成之时,一定要学会取舍,懂得放下,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,将目标缩小,直至缩小到一个点。

支撑这个点的,就是像旗树一样的意志力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凡人,能力精力有限,惟有瞄准一个点,一个方向,为之持续拼搏努力,方有可能取得成功。要明白这样的道理,关键是彻底将自已清空,不再为浮靡虚幻的东西遮蔽眼睛,也不再为喧嚣虚假的声音闭塞耳朵,而只保留一颗素心。

所谓素心,是洗净铅华的宁静淡泊,是挫而愈勇的执着坚韧。这个素心,是清简,是素朴,是在心中舍弃了各种杂念却唯独留下一种追求的纯粹。一直记得居里夫人说过的一句话,“如果我们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事并且一直为之做下去的话,我们就一定能成功”,那颗虽然简单却坚如磐石的素心,正如我见到的那棵树,它那猎猎大旗迎风飘扬的姿态,一直高举在前行的路上。